



走进清华园

▶ 李山

离开家乡到清华报到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这一路非常艰难。

那一年夏天四川等很多省份一直在下暴雨发洪水，迫使火车改道，从四川到北京本来二十几个小时的路程被拉长成四五十个小时。我们县没有铁路通往外面，我父母和妹妹坐简陋的长途客车把我送到离县城最近的内江市火车站。我们现在坐惯了干净整洁舒适的高铁，很多人已经无法想象当年坐绿皮火车的那种情景。火车刚进站停稳，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拥挤上车。车厢里里外外全都是人，乘车和送行的人。我自己带着行李挤不上车，是被父亲用力推上去的。上车之后也根本没有座位，过道里甚至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大家几乎无法移动。我背着包站在人群中，疲惫到极点。

累极了的我忽然灵机一动。我注意到每节车厢都有一个乘务员专用的小房间，那里面相对宽敞而且有座位，于是我就挤过去敲乘务员的门跟她套近乎。我说我考上清华第一次去北京。乘务员觉得我太了不起了，就热情地拉着我说，小伙子快进来坐。于是我就和乘务员一路聊到了北京。

火车到达北京时天还没亮，我也没钱住旅店，就抱着行李坐在出站口的地上睡觉，等着早上清华的校车来接。天亮的时候我想起我妈妈的大姐就在北京工作，于是拿着地址去问公交司机，一路问着找到姨妈的家。他乡遇亲人，我开心极了，两天两夜乘车的疲乏一扫而光。吃完姨妈给我煮的早餐，我又匆匆赶回火车站，坐上去清华的校车。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路上还没多少汽车。我坐在清华的校车上，一路看着宽阔的大道、高高低低的楼房和那潮水般的自行车大军，难掩内心的兴奋。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更是激动万分。我清楚记得校车从南门进校，道路两旁的大树很高很直，是我在中学课本里读过的《白杨礼赞》里描写的白杨树。我当时就想，这些树代表清华学子，这里真正是培养国家栋梁的地方。

很快就见到了将与我朝夕相处五年的同学们。我们班同学大多数都是大城市里来的，有三分之一是北京的，另外三分之二来自其他省市，基本上是每省一个，全班共31名同学。大家都很好，我们班高考数学平均分是全校最高的，比清华应用数学系的分数都高。当时有20分附加题，满分120分，我考了103分。

虽然清华是我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考上清华我非常骄傲与自豪，但报到之初的兴奋过后我开始想家。我从来没有独自离开过家，几次想家想到哭。有一次刚好被我们班的辅导员郝中军老师看到了，他批评我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叫我在班里的团支部会上做检讨。郝老师其实是真心爱护我，几年后他在美国做大学访问学者时还为我留学美国提供了私人财务担保。但我当时想不通，并因此变得更加自由散漫，总去北大找我的中学同学玩，找他蹭北大食堂的饭吃，有时甚至夜不归宿。

我也开始常去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系找我妈妈大学同学的女儿。她是在成都

■ 作者简介

李山，清华经管学院1981级校友，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瑞士信贷集团董事、丝路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兼任清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理事长、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和斯隆管理学院顾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顾问。



今年 90 岁生日时的邵斌老师

长大的城市女孩，是四川省我们那届高中生里唯一的“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和“全国三好学生”，与我同年考上大学。我从未见过她，到清华后父亲寄了张她的照片给我，希望孩子们在外互相照顾。我被照片上她的美貌迷住了，决定马上去找她。北航只有一栋女生宿舍楼，我在一位北航读书的老乡帮助下很快找到了她与几位同学共住的房间。我激动不安地敲门，开门露出的正是照片上的面容。她笑意盈盈的一句话“你就是李山”？让我从此陷入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六年后我们共结连理，同赴美国留学。

我高中时担任过校团委委员，又会画画，所以被选为班团支部宣传委员。那时候班上的宣传材料都是我用铁笔在石蜡纸上刻好，再手工油印到纸上。后来我听说当年邓小平在留法勤工俭学党支部也做过同样的工作，就开玩笑说这是我们四川学生的专长。

因为我喜欢绘画，就去参加了清华建筑系同学发起成立的清华美术协会。我们五人共住的房间很小，除了两侧的上下铺，和中间一张共用的桌子，再没多余空间。我只好把徐悲鸿的一幅素描贴在我的蚊帐上。那是一位女性的背影图，现在说起来似乎没什么，但那个年代

在一般人看来这是有伤大雅的。我是发自内心觉得大师的画很美，才挂在蚊帐上。当时我住下铺，有一天新来的辅导员李志华老师突然来我们宿舍，进门就坐在我床边。我吓坏了，想赶快把画取下来但是来不及了。他盯着那幅素描，我立在旁边心里直打鼓，想着又要被老师批评一顿，可是没想到老师静静看了一会，只说了一个字：“美！”

接着他问我是怎么开始喜欢画画的，我就打开话匣子说了很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了，不过这次谈话让李老师说我是个可教之才，之后他就向系里的党总支书记（后来的清华经管学院党委书记）邵斌老师推荐了我，邵老师亦因此成为影响我一生的重要人生导师。

邵老师以前是蒋南翔校长的秘书，为人非常正直，思想理论水平很高，而且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他听李志华老师介绍之后就屡次找我谈心，他的谆谆教诲从根本上重塑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邵老师的谈话总能说到我心坎里。比如他跟我讲，“我发现你想出人头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有英雄主义。但你的英雄主义是个人英雄主义，咱们清华人应当超越自我，应当有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应当立志为国家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他也跟我讲做人的道理，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他跟我讲解老子《道德经》中的“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时的情景。邵老师个子不高，站起来在他那间小小的房间里迈大步、掂起脚尖比划姿势。我离开清华时，邵老师在我的毕业留言本上题赠《尚书》名言“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勉励我奋斗终生。

邵斌老师对我的教育彻底改变了我的价值观，也可以说是清华通过他和其他老师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价值观。后来我在自己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论文扉页上写道：“I deeply indebted to my advisors. My undergraduate adviso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China, Bin Shao, instilled Chinese ethical values in me and encouraged me to go abroad and gain knowledge that could be used to serve my country（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导师们。我在中国清华大学的本科生导师邵斌老师教会我中国伦理价值观，并鼓励我到国外学习服务祖国的知识）”。我想这是极少有的向一位中共党委书记致谢的美国顶尖大学博士论文。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遇到了最好的老师。🍷